

乡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四重逻辑”

石清华

(湖北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乡村职业教育在服务“三农”、助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而乡村职业教育的“四重逻辑”是实现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一是本位逻辑,明确乡村职业教育既姓“农”又姓“职”;二是目标逻辑,围绕乡村各群体的需求培养技能;三是结构逻辑,构建完善的乡村职教体系;四是治理逻辑,实现各参与主体“集群联动”效应。

关键词:职业教育;本位逻辑;技能需求;职教体系;集群联动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902(2024)05-0150-04

Abstract: Rur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 unique role in serv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four-fold logic" of rur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basis for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first is the basic logic, making it clear that rur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both named "agriculture" and "occupation". The second is the goal of logic, around the needs of rural groups to cultivate skills. The third is structural logic,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und rur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fourth is the governance logic, to achieve the "cluster linkage" effect of the participants.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ic logic; skill requirement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cluster linkage

20世纪2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首次提出了乡村职业教育这一概念^[1]。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职业教育的内涵在不断丰富,目前,县域范围内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都属于乡村职业教育的范畴。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培养更多农村新技术人才,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而在新形势下,乡村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从本位逻辑、目标逻辑、结构逻辑和治理逻辑4个方面全面把握乡村职业教育,鉴于此,本文对这“四重逻辑”进行评析,为乡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1 本位逻辑:明确乡村职业教育既姓“农”又姓“职”

1.1 乡村职业教育的本位

明确乡村职业教育的本位,是乡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乡村职业教育的本位是“乡村”和“职业教育”,乡村职业教育既姓“农”又姓“职”^[2],为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人才是其初心和使命,乡村职业教育是“为农而教”。乡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本位,明确了乡村职业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乡村职业教育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促进农村劳动力升级,促进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乡村职业教育的本位决定了其立足农村,以服务农村各群体的文化知识学习和专业技能培养,促进农村各群体就业为宗旨。乡村职业教育与县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

1.2 本位偏差

目前,对乡村职业教育本位出现偏差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乡村学校职业教育“离农”现象普遍。当前,社会普遍认为,初高中青少年学习就在于摆脱农业、走出农村,所以即使选择了乡村学校职业教育,也是希望通过学校职业教育走出农村、摆脱农业,因此,现实中“离农”现象非常普遍。同时,乡村职业学校“轻农、离农”教育理念较为普遍,将办学定位为帮助学生走出农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改革发展专项课题(无编号)

作者简介:石清华(1971-),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

村、脱离农业,涉农类专业和课程减少,教学与本地农村产业相脱离。显然,乡村职业学校办学偏离了办学的本位。二是乡村学校职业教育“普教化”。受“离农”影响,当前乡村职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普遍存在“重学历、轻技能”的状况,“普教化”现象严重。在人才培养上,乡村职业学校忽视了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将发展非农专业、学生升入上一级学校为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也多围绕“升学”展开。由于办学方向偏离本位,失去了职业属性与乡村属性,导致目前我国许多乡村职业学校“农不像农、职不像职^[4]”,面临被边缘化、被淘汰的窘境。

由于办学方向偏离本位,因此,需要强化乡村职业教育的本位。首先,政府部门要在政策和制度上强化乡村职业教育的定位,加强乡村职业教育宣传,提升社会对乡村职业教育的认同;其次,乡村职业学校要树立“职教自信”,在服务导向上,突出“重农、留农”,要聚焦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出满足当地农村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可,彰显乡村职业教育的价值。最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同时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条件,增强农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支持农村青壮年留在农村创业就业。

2 目标逻辑:围绕乡村群体的需求培养技能

2.1 乡村群体的需求分析

乡村群体包括职业农民、外出务工群体、返乡群体、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和手工艺者等,他们都是乡村职业教育的受众,要深入分析这些群体对乡村职业教育的需求,围绕需求培养技能。谢元海等^[5]认为,乡村各群体的需求见表1。

表1 乡村不同群体的职业教育需求

主要群体	乡村职业教育需求
职业农民	农业技能、经营管理技能
外出务工群体	厨师、家政服务具体技能
返乡群体	农业技能、创业技能、经营管理技能
初高中毕业生	专业技能、乡土知识
手工艺者	经营技能

根据表1,乡村各类群体对乡村职业教育的需求,大致包括以下4类。

一是现代农业生产技能的需求。我国正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

要农业从业者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因此,必然对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产生需求。二是创业技能需求。近年来,农业新业态发展迅速,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业等各类农业新业态的规模不断扩大,已逐渐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而许多农业新业态,本质上就是一种创业行为,需要掌握基本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因此,必然对创业知识和技能产生需求。三是现代经营管理技能的需求。随着农业现代化、专业化发展,农村经济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日常经营管理的复杂性极大地增加,当前,现代经营管理技能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现代经营管理技能产生了需求。四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技能需要。目前,我国农村仍劳动力过剩,且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只能从事报酬低的体力劳动,因此,需要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让其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成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用性人才^[6]。所以,需要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扩展其就业渠道。

2.2 基于技能需求精准供给

基于乡村各群体的技能需求,乡村职业教育要实现精准供给:一是精准对接乡村主体。乡村职业教育机构深入农村,了解职业农民、外出务工群体、返乡群体、农村初高中毕业生及手工艺者等各类群体的技能需求,构建主体间需求响应与供给反馈机制,依据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精准供给。二是专业与产业对接。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以当地产业发展为靶标,建立对接产业发展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保持专业和课程设置与产业转型升级同步^[7]。围绕当地农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农村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情况,深入当地的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了解其需求的产业发展技能,合理设置具有本地特色的涉农专业和课程,培养与本地产业精准对接的专业技能,以适应本地乡村产业发展。三是推进产教融合,提升实践能力。要突出实践教学的基础地位,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乡村职业教育机构与涉农企业、养殖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单位开展深度合作,共建实习实训基地,采用“教室+田间”或“教室+车间”等多种形式,让“乡土匠人”“技术能人”进课堂,传授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所需求的技能,培养具有本

地特色的产业实践能力。

3 结构逻辑:构建完善的乡村职教体系

3.1 乡村职教体系

完善的乡村职业教育应自成体系,具有层次性、系统性。结合我国实情,完善的乡村职业教育体系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

一是乡村学校职业教育。乡村学校职业教育包括县域内的县级职教中心、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等。乡村学校职业教育是学历教育,即提高学历层次的教育,主要是高中阶段适龄青少年通过参加学习,完成相关教学任务,通过相关测试,最终取得高中或中专学历证书。通过乡村学校职业教育,学生学习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毕业后既可以升入上一级的职业院校继续深造,又可以直接回乡就业。

二是乡村职业培训。乡村职业培训一般是当地教育、劳动、农业等部门对本地农民开展的短期培训。通过职业培训获得某些技能,例如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为掌握某些现代农业生产技能而对农民进行培训,以及如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提供某些技能培训,如月嫂培训、保姆培训等。乡村职业培训以技能培训为主,根据农业生产或城镇就业需求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较短、培训内容具体、培训针对性强等特点。通过培训教育,农民能够及时掌握某些技能,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或实现转移就业。

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要求,乡村职业培训可以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3个培训层次^[8]。初等培训是指对农民开展简单的或单一的技能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低(如文盲或小学文化)、年龄大的农民,通过初等培训,帮助农民掌握某项从业技能或生产技能。中等培训是指对农民开展较高水平的技能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如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和相关从业经验的农民或参加过初级培训的农民。通过中等培训,受训农民能普遍掌握多项技能,进一步提升技能水平。高等培训是指对农民进行现代经营管理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通过高等培训,使受训农民掌握现代先进的经营管理理论和方法,帮助他们提升经营管理技能和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能力,受训人员主要是涉农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专业户等农村经济组织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管理人员。

三是乡村社会职业教育。乡村社会职业教育是指

农村地区民间技艺如刺绣、剪纸、雕塑和地方曲艺等传承。这些传统民间技艺一般是通过师徒、父子相传等形式进行传承。传统民间技艺是农村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农村休闲、旅游观光业的发展,许多民间传统工业品、民间艺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乡村中很多人以此为职业,进而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作为传承民间传统技艺的乡村社会职业教育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3.2 多种职业教育的有机衔接

构建完善的乡村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多种职业教育有机衔接。一是中高等学校职业教育的衔接。高等学校职业教育提供高等学历教育,由高职高专院校承担,通过高等学校职业教育的学习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证书。乡村学校职业教育是中等学校职业教育,需要与涉农高等学校职业教育有机衔接,即乡村学校职业教育完成后,通过考核,可顺利进入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学习。为此,涉农高职院校要利用自身具有的教育资源优势,与县级职教中心等乡村学校职业教育开展深度合作,为后续进一步深造提供便利。同时,在专业设置上,涉农高职院校要根据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开设相应专业,培养高层次的新型职业农民^[9];二是乡村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教育之间有机衔接。即学校教育 with 培训顺利对接,让乡村学校职业教育的学生定期或不定期参加乡村职业培训,真正掌握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和社会实用技术,如现代农业生产加工技能、农业新业态开发的创业技能等农村产业发展所需技能以及家电维修等社会实用技术,同时,让乡村职业培训的农民定期或不定期参加乡村学校职业教育,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通过学校教育与培训教育的对接,让培训的农民有机会提升学历,让有学历的农村年轻人有机会获得技能培训,掌握就业技能,两者之间的衔接,实现了学历提升和技能培养有机统一。

4 治理逻辑:实现“集群联动”效应

乡村职业教育的参与主体涉及政府、乡村职业教育机构、涉农企业、村庄和农民。政府承担着规划、协调和资金支持的责任,乡村职业教育机构承担着培养人才、文化传承等功能,涉农企业、村庄和农民是乡村社会支持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三大来源^[10]。乡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府、乡村职业教育机构、涉农企业、村庄、农民走向“五位一体”,协同参与,实现“集群联

动”效应,共同推动乡村职业教育发展。

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五位一体”的集群联动中,政府部门需要发挥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做好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第二,出台促进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营造社会认同乡村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第三,政府部门为乡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财政资金支持,结合本地人才需求,有目标地推动乡村职业教育供给;第四,政府部门为乡村职业教育各参与方做好“牵线搭桥”,为多方协作提供保障。

其次,校企合作,一体办学。乡村职业教育机构与农业企业合作、一体办学,是乡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校企合作一体办学中,要坚持以本地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建设紧密对接本地产业链的专业体系。推动农业企业在乡村职业教育机构设立培训基地,乡村职业教育机构在农业企业设立实习实训基地。农业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可设立一定的学徒岗位,并与优秀学徒签订长期合同,为农业企业培养所需人才。同时,在校企合作、一体办学中,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校企双方的办学利益,激发校企合作的主动性。允许农业企业以资本、设备、技术等要素参与办学,与乡村职业教育机构共同确定利益分配方式。可由地方政府牵头,建立各方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透明、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切实保障校企双方的合法权益和应得利益。

最后,校村合作。乡村职业教育机构作为乡村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应积极开展校村合作,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现代农民。为此,第一,乡村职业教育机构与村庄签订培训协议,不定期对当地农民进行生产技能、实用技术和创业技能等各类技能的培训,使农民及时掌握所需技能;第二,乡村职业教育机构主动送技术下乡、送教师下地,帮助当地农民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11];第三,加大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人翁意识,鼓励农民主动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以提升自身的生产技能、管理水平和文化素养。

5 结束语

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

目标,需要各类人才的支撑。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五大类人才。这五大类人才构成了乡村振兴人才的“金字塔”结构,其中,乡村产业人才处于“金字塔”塔底,是“产业兴旺”的主体,在乡村人才结构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而乡村职业教育的“乡村”和“职业教育”性质决定了其在乡村产业人才培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办好乡村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基于目前我国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需要从本位逻辑、目标逻辑、结构逻辑和治理逻辑4个方面全面理解乡村职业教育,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推进乡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朱德全,黎兴成.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70年:研究嬗变与范式反思[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5-19.
- [2] 赵智岗.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J].南方农机,2022,53(22):88-91.
- [3] 赵本纲.乡村振兴背景下湖南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对策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23(3):16-20.
- [4] 李子轲,李梦瑶,赵晓楠.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职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数字农业与智能农机,2022(12):111-113.
- [5] 谢元海,闫广芬.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职业教育发展研究——基于三种形式的乡村职业教育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2):70-75.
- [6] 谢元海,杨燕萍.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需求分析[J].成人教育,2019(10):52-56.
- [7] 刘红梅,肖泽平,杨素丹.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的实践困境及破解策略[J].教育与职业,2022(12):44-50.
- [8] 郑辉.乡村振兴战略下河南省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8(6):69-75.
- [9] 马建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县域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构[J].职教论坛,2019(6):30-37.
- [10] 刘孙渊,吴秋迪,向苒心.乡村职业教育的多元参与实践样态: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视角审视[J].终身教育研究,2019(6):35-43.
- [11] 陈晓燕,张明.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协同模式探析[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2(4):26-31.